

直隸絳州志卷之十六

藝文第三

明

喬宇遊鼓堆記畧

自太原西南其泉溉田最多利民久者莫若晉祠之泉
自平陽西南其泉溉田最多利民久者莫若龍祠之泉
自絳州西北其泉溉田最多利民久者又莫若鼓堆之
泉泉發源於鼓山山高圓如鼓則泉以形似而名泉上
有堆如覆釜形履之聲如鼓則泉以聲似而名泉有清
濁二穴清東北濁西南清爲石口尺五許自滙爲池幅

直隸絳州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一

員數丈深半之有小魚噉噉往來沙石間溢而西折而
南濁爲土口傍砌以石如半井狀亦滙池順流而南西
北數十武有泉曰蓮花溢而南流又有泉曰照面西流
與天河會天河者西北諸泉之宗若湧珠方池怪泉俱
會焉其爲泓也大而深故土人以天河名之其南則平
疇低野資泉而溉其東則經連緯通溉田至州城二十
五里入汾山之巔昔人樓其上儼然三楹壁間有唐宋
石刻樊宗師呂公著司馬君實者皆在焉

馬中錫一間軒賦

有客懷異負奇出參陝右紐金章綰墨綬旣播惠於一

方復馳聲於三輔已而念身世之如風匪金石之不朽
于是故園在望松菊關心乃已宦情乃動歸吟慨岩壑
之蕭條悲白雲之無侶對几案以長懷若胡越之異軌
心悒悒其無聊時矯首而延竚展羽翼以高飛奮鴻鵠
之一舉絕意乎寵榮之事收蹤於名利之府束詩書於
一擔指汾河而回轅駕關山之千里望桑梓而開顏草
堂雖敝故榻猶懸田園不改三徑依然害馬已脫萬慮
都捐靜無所泥動無所牽地幽人僻不櫛不冠托漁樵
以自適身未老而就閒謝聲華之擾擾保性命於長年
順天時以行樂撫光景而流連等軒裳之如屣絕交遊

直隸絳州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二

於人寰彷彿山中之相恍若平地之仙放浪乎煙霞之
外睥睨於天地之間若夫數弓之圃十畝之居環以曲
沼方塘列以琴史詩書峇峇亭亭陰呼陽吸木則椒櫿
松槐杞柳櫻欄桐梓枰櫨檜柏杉榆夸條直暢實葉扶
疎連蜷欒挽清陰披敷鬱鬱森森錯雜其中草則菖蒲
蕙蘭揚車芷蘅鼠姑薜蘿蘋萍泮生垂翠葉揚紫英或
緣堦以舒榮或臨水以吐馨磊落延蔓乎其側蔬則紫
薑青笋春韭秋菘時葵向陽蔣芋餐風果則棗奈蒲萄
石榴水栗張公大谷之梨房陵朱仲之李葉如車輪綴
實離離郁郁垂垂參差蔽虧於是黍釀初熟黃雞正肥

朋輩雅集僮僕追隨對佳辰酌瓊卮釣文鯉濯清池坐
繁陰送夕暉盼庭柯憇疎籬發浩歌賦新詞恣中情之
所如澹身外之無求或采蘋於南湖或杖藜於郊邱或
掃花而坐石或倚岸以盟鷗鼓虞琴之清調泛明月之
扁舟敞柴門而散步設棋局以消憂任春秋之代謝樂
晚景之休休若乃雞聲風雨炎暑操權雪絮飛空枯木
號寒與其待漏金門孰若北窻之高卧與其醉濃飽鮮
孰若環堵之蕭然嗟夫日月西流逝水東注盡此日之
盤桓不知爲光陰之幾許彼大冠長劍裒衣博帶之流
事旁午而心喧囂兮亦孰不知厭紛華之場慕幽閑之
直隸絳州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境奈何富貴之迷人雖瀕死而不醒徒使野猿自笑於
空山孤鶴獨唳於秋月悵王孫之不歸發哀聲於林樾
爾方擁大蓋耀朝簪走俗狀抗塵襟縱鐘漏之已沉猶
行行之未寢孰能顧靈徹譏誚之吟而發歸兮之嘆音
噫嘻視先生之清節高風兮奚啻神龍之與鱣鱓亂曰
山寂寂兮樹稠枝蓊蔥兮相樛彼有人兮歸來望君門
兮倦游采薜荔兮無友朋澹容與兮何所憂石磊磊兮
水溶溶樂吾此生兮蹇清節以同儔

江曉少保陶恭介公祠記畧

惟晉有獻曰少保恭介陶公嘉靖壬辰令終且窆督學

臬伯漫山曹子以鄉賢祀越癸巳中丞虛窻陳公撫釐於茲式稽祀典爰俾絳州相基庀材揆日鳩工用建厥祠中爲堂以奉公像翼以兩廡繚以周垣表以棹楔越月而落成時乃罔不祇肅越丁未厥子治佐茲離政日惟桑梓是瞻俾曉修辭以賁曉曰於惟恭介公實先外祖學士王公廸簡與先考文昭公夙有交誼矧公嘗敷治於浙而曉叨賦政於晉惟是祇是仰矧厥子孝思惟篤曉雖不斐敢不式賁乃颺言曰淮禮以祀爲重惟祀以功爲重越稽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不在祀典惟公經德懋學丕揚於廷肇服直隸絳州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四

在邦禁厯藩臬以躋臺省踐敷中外越五十年凡所蒞卓有成績仕則臺章胥旌止則臺章胥薦乞休則臺章懇畱宸命慰畱越歸則錫以璽書隆以宮秩給以輿廩越終則優以卹典晉以貳公褒以嘉謚終始哀榮允爲天下重匪惟一邦

趙桐重興關記畧

吾絳有南關舊矣汾水自東北來激城而西舊關在汾水之西南居民稠密蓋千家焉連歲汾水泛漲崩西轉北而關之東面正當其衝古岸傾頽民舍圯壞散而之別村者數百家今存其半而汾水之侵猶未已也侍御

承甯田公子堅來守吾絳興利除害百廢畢舉觀風省俗往來汾澮之閒覩是關之敞慨然興喟若痾瘵厥身者乃於舊關之南澮水之北謀建新關關地北距舊關不二里南距澮水亦不里街袤三百六十步如舊關焉民有田者令自構屋無則買之公爲定價貧民有田而力不能構者公助之粟無田而力不能買者公則捐俸買田而分給之一時庶民子來舉鍤如雲歡呼如踴雖鼙鼓有弗勝者南北各建門樓扁曰重興關環以雉堞殊可登眺亦州之勝槩也工始於庚辰之秋迨辛巳之夏門皆落成而道旁民舍比比百堵矣

董其昌韓氏卅乘藏書樓記

孝廉韓雨公自絳州來訪余長七尺議論英偉所謂豪士如玉山千人亦見萬人亦見者也雨公好遊復好書其遊也亦以訪書故韓之先京兆司空多秘籍鴻臚景伯繼之合得萬餘卷雨公悉推與景伯而身則重購之四方每遊都邑及委巷小市中輒下車徒步反覆搜詰必窮其耳目之所未睹或見之他所莫能得則怱怱悵嘆爲展轉抄錄而後已其勤於購書如此因建卅乘樓藏焉取張茂先語也經史子集皆積而皮之而不喜佛道兩藏直謂橐金而求之南北都立辦矣余嘗嘆古今

圖書之富無若隋唐宋隋嘉則殿分書三品有紅琉璃
紺琉璃漆軸之異殿垂錦幔繞刻飛僊帝幸書室踐暗
機則飛僊收幔而上厨扉自啟帝出閉如初隋之書計
三十七萬卷唐遷內庫書於東宮麗正殿置修書著作
兩院學士得通籍出入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
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閒景城清河博平四
郡兔千五百皮爲筆以甲乙丙丁爲次唐之書計二十
萬餘卷宋崇文書院輪奐壯麗大陳圖籍宴羣臣委賜
縱覽後至宣和秘書省選侍從十人爲參詳官爲校勘
官進士以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宋之書計八萬卷以此

直隸絳州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六

而視張茂先之三十乘抑何渺哉雨公曰公言大非所
敢任獨計寒書生而積三十乘書亦云腆矣且弱冠而
登賢良之籍天賜我以年生長唐虞帝鄉親逢堯舜之
君在上有詩書太平之樂天賜我以時伯若季皆妮古
癖文史天賜我以同志兄弟而我貲力可以購識力可
以讀書不負韓生韓生亦不負書何隋唐宋之足羨乎
余曰雨公語及書津津流羨齒牙閒異日天子召入木
天凡嘉則麗正崇文圖籍幸脫於兵燹而裒集於天祿
石渠者雨公悉錄而歸之樓中裒名錦藝名香名古人
尤延之鄭漁仲爲銓次劉向劉恕父子爲校讐薛濤李

易安爲典籤掌記雨公日夜危坐讀不輟稍倦則取蘇子美之斗酒朱子京之椽燭以助之更不然復進二氏書與華陽陶廬山遠俯仰相送難而因得攝三教之大總持此亦人生經世出世之資也張茂先數乘豈足以竟我雨公哉故樂爲之記

李彥通津橋記畧

汾水出太原晉陽山迤邐北來貫穿晉冀至絳之東環城西下當大雨時行波流漲溢官吏民商莫不病涉焉是以守邦者必爲之起橋梁以達其行因名其橋曰通津橋水無定止橋難久存我朝洪武甲子春吳侯居民直隸絳州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七

來守是邦謀之貳政李彥達判官陳文煥幕賓胡俊計量橋道四十八間分鄉民四十五里每十五里起橋一十六間自北而南期月之間厥功告成里人楊遵道等請記諸石予嘉郡牧之能且美鄉人之義姑書此以誌其實云

何東序王清河傳畧

王君之翰字惟藩河東絳人也世居絳之王莊村以枕汾號清河居士生而剛毅有操行容止堂堂博學強記偕兄之屏未冠補弟子員癸酉中鄉試結侶同契往九原山浩然有終焉之志析產讓不受分悉推以予諸昆

第歲乙未始釋褐要艾膚施膚瘵邑也君至及期月士民伏其德績息肩鼓腹歡若更生會行服去己亥除棗陽有爲崔駟筮易林者謂爲不吉家有至感可支也國有大感不可支也君笑曰家國無二凶吉由己不僖不辭臨晉翰乃辭棗陽乎涖棗陽以廉潔通敏爲名邑俗素豪俠民多朋黨君欲改更之教以禮讓行之數月其風頓革一切治理流聞及旁郡當是之時中貴握憲四出若李憲宋用臣其人者輟蹄遍天下磨牙食民惟楚之陳奉惡聲嘈嘈日甚權幾與人主侔非刑虐殺無辜銅鈎鈎肉銅梭梭乳平夷邱墓淫污婦女千旗萬戟飛

直隸絳州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八

焰霍濩一激而變荊州再激而變漢陽三激而變承天岌岌乎殆哉已乃歎山動地道甘泉捷赤眉將有事於青山君詭號于門曰青山實邇皇陵翰與守臣共將君命惟王氣是鍾豈其愛山奉名而入君直入營公立揖鄰前奉曰吾之威教能使千里風靡有不行于一令乎君曰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奉悄悄大罵左右鞭朴交下君振衣出奉乃誣君聚衆兵我于以上聞事下兩台案驗奉解任去會上計再補崇信奉怒固未息也飛語上言楚臣上下明謀弄兵鼓噪劫辱委官侵匿庫藏而波及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上乃譴君與宅皆免爲

庶人檻致棟如京師君從郵置報僉事馮應京書曰竊聞君有不達爲不明臣有不爭爲不忠翰雖去公在猶可藉手忠報天子翰死無所憾應京上封書極言其害辛丑三月朔上出中旨今日覽文書科道黨救應京免爲庶人越六日復出旨王之翰等好生可惡與爲民應京都檻致京師問君奉旨南還抵定州明月店緹騎周甲至欲須應京偕行君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乃入檻車窮日夜詣京師下錦衣訊鞠覈其可惡何等君曰上不以累臣不肖伏奉之威械得碎首玉階方寸地幸甚臣不能祈山與寶藏若合浦之還珠可惡一臣不能護

陵鬱真宅若泰山之四維可惡二臣不能以賦歛多民所共者而吏安集之以稱效聞其可惡三矣上謂論報無狀俾鎖琅其頸勿縱舍君慷慨守鬼柏畧無股弁闕月爲四月二十有三日上始悟而語閣臣曰湖廣激變軍民鼓噪異常連日焦思奉濫用匪人辱國損威莫此爲甚撫按差官伴送回京赫然欲誅之旨朝下夕解三湘七澤之民懽聲動地徹九閩君等狂狴若闕益益若照驥首振足望皇衢而稱賀曰楚民活吾可以死矣死之短長時也民苟活吉莫如崔駟之筮吾不謂然語畢遂不復開口積浹旬爲十一月初九日卒卒時五十有

三矣君子曰知命唯是生寘深室橐鑪靡職既歿裹不
周身鬲不周裹訣不逮子鄉人宦京者白服捐俸治轎
櫬以百數駕部給傳還旒曰死事王清河之極行道之
人無弗咨嗟悲痛以爲其酷若此外史曰古之人所貴
名不朽者豈徒奮其智勇應變無方之謂哉位可下身
可殺無貴賤濟敗一也以彼處中括囊容身終牖下廢
草死麕之弗若矣

韓雲王子好先生傳

先生名曰善字子好道號尊生父顯吾公浮沉諸生中
數十年以易授子好弱冠游黌序研精理學喜看喜怒

直隸絳州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十

哀樂前氣象與余結社郊關張時菴先生主之薛慎予
李茂冲兩先生忘年交馬道亨淹淹支病骨獨余與吾
家孝廉統元桃達自任夜放脚眠夢初醒聞子好挑燈
作呬唔聲或披衣嘿坐若泥塑時菴先生拈兩題以試
公子見元伸紙疾書整衣去余與統元尋芳草地對譚
上下古今縱橫宇宙無所不極睨視子好方伏几案如
鷄抱卵沉泳無旁馳而日已昃矣余兩人援筆而就越
明日時菴先生評定之互相甲乙然子好文神閒脉靜
內幽黝而外寓諸庸恍然湯宣城的派也余與統元先
後以鹵莽獲子好九入棘闈輒報罷觀風使者試輒高

等學使者試輒又不遇然終其身無佗僚不平之感酒
後耳熱則惟同余歌絳歌亢墜勾倨絕無淫哇自以爲
獨得不傳之秘不效拘儒作齷齪扳折態比正心社起
王復丸刺史延子好入闡明聖學推讓後生務章人之
善士以此附之人舍下帷教授日不必子午閉息靜定
卽諸弟子環遶誦讀不爲亂其精一如此嘗與余論人
生猶燈燭也有形則有盡惟愛惜帷護引以長至論及
天地萬物之所以生自以爲握生天生地之原至人擬
子好以元余獨知其不必坎離交人擬子好以禪余獨
知其不落非非想大都以元神周流暎徹爲主以語默
直隸絳州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十一

動靜示之範圍於一切鋪張門面招搖生徒皆所不爲
也客見子好所著元指寥寥數語請揭旗鼓徧示之子
好謝曰嗟乎古人闡然自修卽天籟自鳴亦藏之名山
俟知己世儒紛紛務標榜以侘海內何爲哉不佞研究
性命之旨不暇何敢炫耀爲客退語人口王尊生猶務
深藏彼燕石而冒玉爲名高耳
閻史曰世之靡也其起於蘇程分黨乎程門弟子求競
於世別立道於文章之外效禪宗語錄以不成文之語
筆之於書乃謂孟某死不得其傳焉於隋遺一文中於
周遺一希夷余甚惑之文中不具論希夷之授周邵者

何物魯人東家邱而師兀者識者有掩口笑耳子好其
文中苗裔耶何其似文中而人不知也卽知者以爲尚
元希夷元乎哉則任耳之過也子好質行孝友往往可
書余獨書其大較取裁於文章而沈潛於性體沒年七
十猶孳孳不及世多皮相千載下吾郡有子好矣

王世貞趙衰贊

并序

晉文公爲三軍擇帥以謀於趙衰衰曰卻縠可說禮樂
而敦詩書於是使卻縠將中軍使趙衰佐上軍王子曰
成季之世有晉政也宜哉文公所起共患厄昆季交也
狐犯雖親才實匪匹擇帥以將誰能踰之衰汲汲焉晉

直隸絳州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十三

其素疎後之卻縠偃然居六卿首而已退處其五泯於
較勢專於集事又其論敦本而近乎道夫自宣孟而下
幾祀矣其閒厄於靈族於屠遺燼忽然迄至焰也衰實
培之歟卻氏之後與范中行氏惡而卻亡范中行氏之
後與趙氏惡而范中行氏亡迨其終也又併晉而亡之
趙雖存其非成季意哉愚竊謂成季佐晉他謀策未離
春秋人物其薦卻縠毋論鮑管遠可與岳牧同風吾旣
嘉成季之賢而悲後之嗣者寡也迨爲贊曰造父佐周
俾熾厥後乃生子餘亡人是友旣匡亡人以反晉轅曰
子餘勛大夫於原惟楚不共侯命擯之惟原大夫侯詢

任之曰有卻縠能實勝予何以中軍禮樂詩書次者上軍次佐乃衰苟利晉社遑恤其他彼趙與卻長爲夾輔諸其敗者交軋以惡六卿爲三三卿爲國雖則有國覆茲先德赫赫成季休休有容敬贊淑節敢告丞公

辛全救時急着上守東道書

聞之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故孫子以用閒爲第十三篇今以賊攻我於勢屬逆彼猶能使人作細探我虛實結爲內應者彼能餌人以利誘人以術劫人以威故耳我若是用之甯必無留侯陳平武侯諸人善謀用閒者乎甯必無蘇張蒯徹諸人善於辭說者乎

甯必無荆軻樊於期黃蓋甘於困辱以殉國者乎誠得其人各隨所長而用之或使之離開賊黨或使之作我內應或示賊以禍福而使之散或引賊於死地而使之陷或揚我兵威或透賊消息欲用其人勿吝厚賞又須陽辱其身方可使賊不疑賊來奸細若有父母妻子在此陰養之或明托心腹而暗用機關或善結其心而使之誘衆又使去之人密與絕小印記使之暫且從賊混亂搶掠暗裏爲用事萬一大兵相遇令其自露不死於兵然須厚恤其家許以大賞方得其心可爲此事我則或托爲神語或編爲謠言歌曲或貼賊經由處所密射

賊營又寫密書上云某欲率衆歸降殺某人以圖免死
或將數頭目中一頭目厚送金帛令衆賊相疑或數路
張兵一路伏兵伏火令用開者引之自投總之變化莫
測闔闔由心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賊未有難平者也

辛全理學言行錄序

太極理也理在天曰命在人曰性主於身曰心發於念
曰情行於世曰倫欽此謂敬實此謂誠明此謂精純此
謂一執此謂執中建此謂建極止此謂止至善章於詞
如菽粟布帛措於事如準繩規矩人而無此冠裳而禽
獸世而無此太平而危亂堯舜禹湯文武以是而爲君

直隸絳州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十四

臯陶伊傅周召以是而爲臣孔顏曾思孟以是而爲師
孟氏而後理學失傳者千四百年五星奎聚於宋濂洛
關閩之間真儒挺生心學一脉上續下傳我明啟運敬
軒薛子首起河東言言真見步步實行巍然當代盟主
嗣後諸儒繼作隱顯不同造詣亦異總之言行心術各
有得於聖人之一體月湖楊先生拔其尤傑然者得若
千人爲錄二冊以範後學恍似嚴師在也迨今八更寒
暑徧考諸書又得當續入者一十四人如月川先生曹
公容思先生段公默齋先生張公小泉先生周公自在
先生張公醫閻先生賀公月湖先生楊公虎谷先生王

公涇野先生呂公谿田先生馬公苑洛先生韓公整菴先生羅公天遊先生楊公斛山先生楊公此皆粹然無可疑者若定山先生莊公立齋先生鄒公昔人謂忠鯁名臣宜入直臣錄此似不必入也僭自更定今得二十七人題曰理學名臣錄參定又僭爲之說曰天地所賴不毀者此理人心所賴不死者此理世運所賴不亂者此理不惟一人可知行寔人人可知行不惟一時可知行寔萬世可知行今世學者聞講心學不非笑之以爲狂則疾惡之以爲矯甚至排擠之至無所容其身噫學不學理學所學者何等學也不爲理學所爲者何等學直隸絳州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十五

人也學至此人至此不亦良可惜乎雖然變者世也不受變者心也同志者試思此心孰無天理此理終不磨滅研窮此理躬行此理直以錄中之人自處又從而溯濂洛關閩又從而遠師鄒魯則昔人之作於前者我安得不紹於後乎卽不容於人未必不容於天也不見信於今未必不見信於後也如曰生斯世爲斯世則此錄不必觀矣

辛全存烈編序

三晉兵火頻仍予絳爲甚貞烈婦女亦惟吾絳爲多予懇諸上臺力加搜訪得若干人一時同盟諸君子協我

同然彙爲一編題爲存烈蓋不欲其泯泯已也或曰諸
貞烈義不受辱甘死如飴一時之身甫盡萬古之身始
生昂昂正氣盤薄蒼穹凜凜特操昭回日月彼原自存
於兩閒萬古奚待於子之存而始存予曰人必自爲可
存而後存之諸貞烈之自存者神理之不可磨也予輩
之存諸貞烈者秉彝之不容已也安知此編一播鄰壤
同志不各相搜求本土淑媛而闡其幽光者乎安知世
之婦女無聞諸貞烈之風而興起或嫺內則或宜家入
或矢從一習尚從此一還真醕也乎又安知世之冠丈
夫冠者聞婦人女子尚表表自愛流芳若此豈無毅然
直隸絳州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十六

以忠孝節義自相期許自相砥礪使山川藉以生色乾
坤賴以匡扶者乎或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
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其存之之一端也允若茲茲編與
諸貞烈並存於兩閒萬古可也遂筆此於簡首

辛全祭靈輒文

絳城之北五里有晉靈輒祠墓州人辛全歲一瞻謁見
墓址耕牧將平祠宇頽疎將覆且中設大士神像靈公
像列其傍興嗟良久欲葺未能累爲當事言之幸蒙州
牧筮署州事李二公劾力表章封邱葺祠煥然一新功
將落成辛全遂偕二三子以天啟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持辦香清酌詣祠下而告於孝義士靈公之神曰惟公
孝不忘親義能致身圖報知己捐身以殉高風正氣百
代常新使人人而若公天地閒安得有逆親之子使人
人而若公天地閒又安得有後君之臣使人人而若公
天地閒又安得有忘師之門人公之行其大有補於人
心世道也乎全不揣疎拙倡學斯鄉屢遭屯蹇初心不
忘與公神交正氣昂昂幸公祠墓煥然表章偕我同志
共薦椒漿仰冀公神來格洋洋敢不努力以振天常公
其啟翼世道之光

高攀龍答曹真子論辛復元書

直隸絳州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七

復元公聖質也見在已是吳康齋先生等輩矣說者謂
康齋不及白沙透悟蓋白沙於性地上窮研極究以臻
一旦豁然康齋只是行誼潔修心境靜樂如享現成家
當者快樂受用而已然其日漸月磨私欲淨盡原與豁
然者一般卽敬軒先生亦不見作此樣工夫至其易箚
之詩謂此心惟覺性天通原是此樣境界不可謂其不
悟復元公再肯進此一步大儒矣但恐其質妙行敦身
心已定疊得去日用已灑落得去不信有此一步只有
一試法須自知之有妄想否有倚靠否若有妄想卽樂
亦須假物如讀書亦假借也若有倚靠卽敬亦是倚靠

如以敬直內便不是直也第得其樂天集如飲沆瀣不
忍釋手故不能奉璧更望翁臺再見賜其養心錄千萬
千萬

韓雲募煮粥引

長夜不寐有關心之大事二一禦流寇一禦禦流寇者
之饑寒也流寇猖獗固有道臺牧父經營之設兵設餉
議戰議守所謂賢者識其大者矣惟是守塚百姓固我
閭里鄉黨同舟共濟之人也昔年用餉私僱一時權宜
非經久法牧父令挨門守之是通於天下者令行於吾
州以此爲守何憂流寇哉不肖所以不能寐者時適三

直隸絳州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六

冬遙夜如年霜寒風冷雪厚冰堅縱宿飽重裘挨至交
更未有不肌生粟腹爲餒者哀我閭里鄉黨同舟之人
幾不饑寒者乎且我等稍可支持僱人應役卽此僱役
之人亦人子也我等溫飽彼獨饑寒古人云一人向隅
滿堂爲之不歡况滿城人迫此流寇忍饑受寒於城頭
之上雖云各爲身家各遵功令乎我等高枕而卧不若
芒刺在背者無人心矣若令有餘之家少設一席酒少
作一不急之事隨心喜施城上人便可過此寒夜如每
夜每人得米粥一碗卽可禦寒估至年終費銀百兩每
夜每人二碗卽可充饑估至年終倍之不肖除自先捐

助外親與同志沿門乞求酌錢米之多寡爲臨時煮粥之便宜自思不難於募助而難於煮散何也半夜三更人多鍋少管事者不得其人一場好事不得實惠矣傍有相知語不肖曰非也此事不難於煮散而難募助何也人情吝財而子負氣尙叩而不應非憤則興盡矣不肖曰所言人情未必然所規余病良切余今非爲利與名也止爲此閭里鄉黨人饑寒願勉強以乞求之名銜不用紅簽以防弊竇募助不用強而用勸旣已聽勸書若干矣必須完數上有神明下有鄉評無然虛套也

王臣直存恤良民以輯流寇議

直隸絳州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九

流寇之起於秦也二年於茲矣渡河而犯晉自崇禎三年二月始也賊一渡河卽侵平陽地界土著之兵寡弱不敵勢不得不調邊兵而邊兵往返須二十日居民望之未免爲西江之水也保全雖多蹂躪者亦不少是以蒲榮陷矣因而掠鄉吉因而掠洞襄因而掠絳太又因而掠津稷矣西漸而東北漸而南歸則飽載來復蠶食河東三十六州縣傷殘數十餘處今幸勦賊之局漸有頭緒而臣直竊於此時更欲下一先着陽則弔死恤生實陰以散賊之黨而捷收吾勦之功也始之寇晉者秦人也今寇晉者半晉人矣二三月間從賊者十之一六

七月而從賊者十之三至今冬而從賊者十之五六矣秦盜掠而晉民貧晉民貧而晉盜生晉盜生而秦盜益勝今欲除秦之盜莫先除晉之盜欲除晉之盜莫先撫晉之貧民貧民得撫使其知爲盜而得生不如爲良民而得生使其知爲盜雖暫生終不免於死爲良民可終身保其餘生也如是則晉之從盜者寡而秦盜之黨自孤矣然輯撫晉民非憑空文消其邪心也貧民之信其飢寒甚於信上之空文輯撫免於飢寒蓋緣搶掠則目前卽有成效而空文撫循尙在河清難俟之際也今實爲

直隸絳州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晉民計安全當先移檄查平陽所焚掠者某州縣州縣所焚掠者某村落村落所殺傷者某人民隨出示云殺死者卽免其人之門差殺傷者免一年以爲安養之需凡賊所焚掠之村落盡免崇禎四年之稅糧賊之所到人民殺傷殆盡婦女擄逃殆盡廬舍火盡財物掠盡牛羊驢騾食盡耕農器皿焚盡至於黍穀稻麥人食所餘者盡以食其馬馬食所餘者悉付一燼矣不但貧者貧富者亦貧不但貧者乞富者亦乞昔入其鄉而老幼子婦熙熙也今惟有殭尸枕籍於道耳昔井廬桑麻蔚然可觀也今一望邱墟人烟斷絕矣除一面速行蠲免外

更令各州縣煮粥以活啼飢之民人計一斗二升米日可食三十人一石二斗米日可食三百人計正月二月大州縣不過五百金小州縣二三百金即可使焚掠之餘氓皆樂生全而潛消其不肖之心也而或者曰數州縣一年之糧邊需孔亟何以應之不知養兵原以安內也內地傷殘視外患更爲迫膚若是晉地盜賊橫起則征調之費奚啻一年蠲免之糧今以蠲免之美政陰使我民化其邪心所省者又奚啻一年蠲免之糧也且不行蠲免之害更有不忍言者今卽不免恐啼飢號寒之民室家未聚何能急公如徵之而聽其不完是我不免

民民自免也與蠲免同如嘆其不完而竹皮木囊以苦之非希聖希賢之民人未有不從賊者也况我以刑法促其生而賊又以飽煖餌之此不盡驅我民爲賊不已也且此時蠲免之令免僅一年一年以後仍在官耳不然束手不能應公惟有從賊從賊之後難卽歸正我不免一年之糧將數年之糧皆爲烏有是免者之所得多而不免者之所失更多也使當秦盜初起而蚤下蠲免之詔秦盜必不多助至此及今而始議蠲免亦晚矣秦旣失策於前晉豈可失策於後也則今日宜早布德音以活此瘡痍之民以安此動搖無聊之衆可耳倘舉之

不速恐窮民生心苟且求活秦掠晉晉復掠晉至於掠無可掠勢不南掠中州必北掠燕薊耳畿輔震動爲患愈深當事者鯁鯁於賊之愈勦愈盛也始議蠲免始議賑恤其能有及乎請諸上臺體聖天子嘉惠元元之意當爲地方圖萬全也晉民獲安然後查秦民之戶籍延宜一帶有事於四方者限以日期許其還家自新本之以至仁動之以至誠士仍歸士商仍歸商農仍歸農軍士失伍者亦各隨願歸伍其前日之罪概寬不究若仍不悛者然後置之不赦之條也至再三教告或秦民亦有革心之日乎草莽之臣言無可採生民之志夢寐難直隸絳州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忘謹議

王漢守圉書協力篇序

余讀守圉全書而知甬公可以將也讀協力篇而知甬公可以相也天下事須天下人爲之非一人之才所能兼也必曰我能爲之而人不能功必自己出名必自己成君子有以識其器矣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貫澤之會齊桓有憂中國心江人黃人不召而至葵邱之會叛者九國何也震而矜之曰莫若我也古之名相有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者其所薦引人未嘗知有守格法行故事百官任

職而天下無事者故人非無才之患也有才而自用不用人才不足觀矣雨公有用世之才無用人之權其於天下士虛懷下之大度包之有片長微善必使聞於人而後已使雨公而見用於世其不自用而能用人也必矣其告我曰名利者奔走天下之具聖賢善用之雖中人之才皆可以集事嗟乎雨公不棄中人況與桑梓賢才比肩共事乎哉故余讀協力篇而知雨公可以相也

段袞癸酉絳城定變志

崇禎庚午辛未間秦寇孔熾蹂躪河以東守東道奉上命於絳設蒲州營召募步兵稱杆子手而馬兵則多延

直隸絳州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綏良家子鄉丁數十人咸隸營伍置材官遴忠勇曉兵畧者充之憲副三原焦公屢立戰功諸兵有力焉間有驕恣不法者爲市井患然焦公坐鎮無大害也癸酉焦公移甯武商邱葉公來代法令嚴明如焦公時而薛將軍純宇以都司署蒲州營守備事於是歲之冬抵絳雖部署有法然恩威尙未著也絳有巨室韓氏兄弟負重望文武將吏爲地方計多虛心咨訪其季九光受教兩兄夙諳韜鈴弱冠請纓爲金吾後衛指揮僉事與薛將軍傾蓋莫逆焉歲逼其除葉公方駐蒲坂州守入覲攝篆者他出兵益驕不可制會有激之者於是黠魁某與

其黨歃血爲盟潛謀狂逞暮夜縱炬數處光如白晝介馬縱橫道路爲梗垂涎某富宗力拒得免焚某宗侯府第市廛棹楔頃刻成灰滿城之人莫必其命蓋嘉平之月二十五日也薛將軍聞變單騎而出從步卒數人諭亂兵禍福且言吾初任事果有不法爾輩先殺我不然絳人何負爾輩哉下令曰凡騎馬皆賊也殺無赦手斬數十級諸兵股慄多棄馬徒步從將軍後示已非從叛者也鄉丁數十人從千總王自新急走衛倉庫而韓指揮九光適飲一宗侯家聞變還舍有二倉頭與俱手刃兩賊墜馬死設計爲絆索通衢又斃數賊與將軍相會

直隸絳州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二五

葫蘆廟額手相慶吾兩人同志賊何足平哉是夜絳人男女數萬人盡登屋奮擊瓦石如雨賊計窘奔南北門而葉公素嚴鎖鑰遂縋城下至黎明變定矣諸兵之猶豫觀望者奸民之乘釁而起者郊遂之猾聞風響應者咸歛戢不敢動明日將軍領鄉丁追剿獲數十賊以歸奉葉公命盡斬之是役也斃賊以百數絳無一人受傷者異哉又有訛傳絳民苦西兵將與爲難此時材官亦多西人各疑忌不安九光爲調解釋然民安其生兵歸於伍絳之金湯以固葉公而下薛將軍與九光爲首功矣將軍名敏忠榆林人九光名霞刺史雲孝廉霖胞弟

也

論曰絳爲河東劇地十餘年中干戈之變屢矣壬戌宗民爲難意在復仇有司可以三尺定也乙丑流寇入城多至百餘輩易與耳庚辛南北兩鄉焚殺擄掠甚慘然一聞兵至喙息而去亂兵變起倉卒勘定稍緩玉石俱焚矣且定之則賊化爲兵不定則兵民皆賊議者方將軍周太尉部令公云兵民猜忌主客相仇絳不爲登州之續者幾希九光排難解紛勝於十萬師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信哉

喬宇姑射山記

直隸絳州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五

孟夏十八日早發堯廟才來二君曰姑射之山莊周所謂有神人居之者其下有龍祠亦勝可往觀焉按志云三磴山九十餘里其形三磴其北有龍鬪峪內有龍澗神祠姑射自西北蜿蜒而來平其支石孔其陽三磴其鈎帶故曰姑射耳飛駕至祠下祠面東巍宮謚奧塗丹飾聖其像冕旒而處者曰龍王有泉自山下東流經祠南跨建水亭其規制皚爽宏麗水氣林光明風艷石皆納而有二君觴於亭上臨風賦詩移席山半卽發源所泉抱山麓而出紛紛的的如星拱然余命僕夫穴蓋一石聚石而計有百十餘穴流珠噴玉皓然清瑩併歸有

渠東入於汾河余與二君盤踞而坐東望遙川廣原陀
陀遂遂林樹如纂繡綴錦貞脆相雜徘徊談笑薄暮以
歸泉流潺潺聲於榻下煎茗賦詩一夜幾不能寐

劉理順辛復元先生贊

程朱而後聖道大明篤信紹述是在後英先生崛起身
體力行聞達周慕編纂是宏以給朝夕疏食菜羹以供
出入敝縵素纓教授吾黨一稟先程遊其門者質化心
傾彤廷入對適駿其聲司成矜式璧水主盟開示藹吉
千言鏗鏘迄今誦之純粹以精公卿交薦方資治平負
笈適反力遜旃旌非同沮溺硜硜耦耕進禮退義罔敢
直隸絳州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或輕於德彌充於寵不驚有物有恆如玉之英昔有文
中近有文清先生方之鼎立而撐尊以文敬允稱其情

周心易郭節婦賦

有引

烈婦者絳人郭郊女子亡室李氏弟庠生李向妻也
向以冒疾亡於丙辰十月朔日是日烈婦卽自經謀
死未獲遂越三日夫殯之夕復以衣帶繫頸潛入園
內墜井死則頭穿於泥者尺許噫此乃奇偉男子所
難能郭氏乃以十七歲女子易爲之真曠世一奇特
節義也余舅翁鄉進士首山先生抱經濟才竟未仕
而卒其子向雅節有父風亦未及嗣業早亡今其婦

乃有此烈首山翁當必瞑目地下向果有知甯不含笑而無遺恨也哉余爲賦此尚冀守斯土者之奏聞云

姑山之陽汾水之濱日惟郭姬兮如松柏之有心節孤特而無前兮高躋華岳之岑志從夫子下土兮求殞滅而不曠噫嘻烈哉謀死弗償痛裂何究惟殉夫之不渝顧冥錄之必就視二星之在天遂委身於重甃旣泥塗其沒肩兮又環帶於弱脰氣剛烈而磅礴兮扶輿爲之浹透玉貌翳而模糊兮完吾心之精英鬢髮變而汚泥兮求吾軀之玉瑩趨窈窕於委頓兮仰高風其孰京瞻直隸絳州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黃希聲雙烈傳

王開州臣直側室爲常氏者二以年齒大小別稱之崇禎八年四月開州捐館二常卽有以身殉焉之志緣家人防護不得聞至六月十五夜竟雉經於室內比覺而救之則一綴二頸陷肉各寸許氣息奄奄大常久乃甦

而小常遂死年十九矣大爲常貴女小爲常進勝女州大夫旌表之

黃希聲瓠庵先生小傳

瓠庵先生絳人姓馬氏諱永升字季常以明經官運司學訓導致仕晚年別號曰瓠庵辛丑之歲年七十有五卒於西郭之別墅先生之弱冠肆其力於制舉業以文人見久之數奇不偶棄雕蟲技不爲則研志於性命之學以理人見意興所至類有篇什以追風雅則以詩人見至於時還返時拈提時彙注微言似又欲合方內外而一之若是乎崑家之學烏可以竟先生者本其授業

直隸絳州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所自初爲吾絳王尊生先生繼爲陳雲閒星里馮關西少墟呂安邑伯承諸先生而雅慕者又在王文成曹明學二先生或親炙或私淑幾幾乎之江之河之海而莫測其涯際者造詣之所至匪後學克擬議也諒已惟是孝友愷悌力行於家庭閭黨之間以至族子無知者革心矣殺越人於貨者易行矣彥方之化俗殆不是過而其司訓郇庠也與父言慈與子言孝遂一還其父子之天性而閨中之囂亦幡然滌慮焉本錫類成教先生之爲人師信乎其可師也乃若貧而仕仕而愈貧一不移益堅益壯之志而著書談道造次逆旅弗爲輟非胸中

誠有所見能之乎訃聞之日卹庠諸生爲位而哭奠之
又或有垂涕於道者實德之感人殆不可誣家中遺稿
甚富旣梓有證道吟八德歌諸篇讀者可因言以窺先
生之蘊厥本末已詳於狀固不能復及也